

入聲分調舒化的歷史紀錄及對官話分區的意義*

鄭張尚芳

入聲舒化是多數官話的一項音韻特徵，歷史上正式記載見於元代周德清《中原音韻》以濁入歸平聲陽，清入歸陰上，次濁入歸去聲。但這項變化其實宋代就已經發生。明郎瑛《七修類稿·辯證·杭音》，記南渡汴人所傳語音：“呼玉為‘玉（音御）’，呼一撒為‘一（音倚）撒’，呼百零香為‘百（音擺）零香’，茲皆汴音也”，因此還講了一個笑話，說“高宗南渡，止帶得‘一百（音擺）’字過來。”

所說杭州所傳的汴音入聲“玉、一、百”各字音，正都與《中原音韻》相合。

杭州話受汴音影響的時代在宋南渡之際，那是非常明確無疑的。杭州原本說吳語，其不同於周邊吳語的，如“兒”讀邊音，見系二等唯讀細音籜官話語音特徵、“我、你、他的”等虛詞，都公認出於汴梁官話的影響。

跟上述入聲變化相同的，官話還有好多口語慣用的舊入聲轉為上聲的字，如：“給”音 gěi、“打”訓讀為“搭”（此為俞敏《‘打’雅》提出，《廣韻·合韻》“搭，打也，出〈音譜〉”。“打”本讀鼻韻“都挺切、德冷切”，宋代訓讀為搭，並轉為馬韻字，宋歐陽修《歸田錄》‘丁雅反’、戴侗《六書故》‘都假切’。“合”韻字同樣變的還有“鞞” sā），“角子”變“餃子”等，也都出現於宋時。餃子的“餃”，《夢梁錄·皇太后聖節》百官上壽賜宴有“雙下駝峰角子”，《武林舊事·市食》“蒸作從食”有“諸色包子、諸色角兒”都還寫成‘角’，但口語音已經是絞。今杭州話存在入聲，但部分字口語讀上聲，如“雀（爵）兒”表男根說如絞兒，表小鳥說如巧兒，角子說成“絞”寫成“餃子”就與其同例。

明時朝鮮崔世珍《四聲通解》凡例，指出入聲今俗音“或如全濁平聲，

* 本文受北京市共建項目（2009）“文化接觸與當代北京話變異研究”支持。

或如全清上聲，或如去聲”也這樣描寫當時標準音。《翻譯老乞大朴通事凡例》說“角”除本韻讀 kiau'、ke' 入聲外，又有“kio 濁平、kiao 濁平、kiao 去、kiao 上”等讀，《四聲通解》正文則只列上聲。

這說明，宋元明標準音讀法皆同於《中原音韻》。入聲派入三聲的現象是從宋代就已經出現，而逐步擴散的。這是官話一種重要的創新現象，它對現在官話方言的分區還具有重要意義。

《中國語言地圖集》把官話分為八區，依李榮先生的建議，主要就按入聲今讀調類的不同分化為條件來分的，如下表所示。注意次濁入在只分陰陽入的方言裏跟陰入變，而入聲三分的則自成一類：

官話	北京	東北	膠遼	冀魯	中原	蘭銀	西南	入聲
	清音 陰陽上去		陰陽上去		陰平	去聲	陽平	
	次濁		去聲					

李榮先生抓住入聲分派為官話分區很是確切。但北京官話、東北官話實際條件相同，依歷史記載原皆應以變上聲為主，故北京、東北、膠遼可合併，其共同創新點即次濁入自成一類變去聲。這符合《中原音韻》及上引音紀錄，次濁自成一類並能概括冀魯。可見它們原應是一支同源的官話，併為一支是合理的。故建議把這四區合為一支東部官話。

濁入歸陽平是舒化各官話共同特點，次濁或分、或併陰上，是另一個區分點。分開次濁變去的一支後，中原官話陰陽二分不涉去聲，蘭銀官話二分而半是去聲，可復名西北官話，如此，即可與一分全併陽平的“西南官話”，入聲帶喉塞的“江淮官話”並列為五（這裏我強調引入“入聲有無變去聲”，可作為給官話再分區的一項標準）。

江淮官話入聲有喉塞尾，在韻母系統中形成入聲韻，不同於其他官話入聲無尾合調，應視為源於吳語的“準官話”，並可改稱南部官話。與江淮官話同樣在韻母系統中形成入聲韻的音語，可改稱北部官話，兩者可都列為準官話。

現在列於江淮官話的通泰方言有7調，去入各分陰陽，應還屬[準]吳語。丁邦新先生是如皋人，也屬於通泰方言區人，他1966的《如皋方言的音

韻》(《史語集刊》36本下)即認為如皋話屬吳語。這一方言若歸官話,則就更難說官話聲調特徵為4-5調了。

依據歷史變化,在方言分區中,把方言特徵介於兩個方言之間,不夠典型的方言列為“準”方言,也許可以有助於一些疑難問題的解決。

參考文獻

- 鮑士傑 1998 《杭州方言詞典》,江蘇教育出版社。
崔世珍 1518 《四聲通解》,大提閣,1985。
丁邦新 1966 《如皋方言的音韻》,《史語集刊》36本下。
侯精一 2002 《現代漢語方言概論》,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錢乃榮 1992 《杭州方言志》,《中國語學研究 開篇》單刊5號,好文出版。
俞 敏 1992 《“打”雅》,《俞敏語言學論文二集》,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。
中國社會科學院 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 1988 《中國語言地圖集》,朗文出版公司。

(鄭張尚芳 北京 中國社科院語言所)